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 
第六十三回 興風浪忠魂顯聖 投古井烈女殉身

詩曰： 奸佞當權識見偏，岳侯一旦受冤愆。長江何故風波惡，欲報深仇知甚年？

卻說員外命眾人將牛通捆了，抬回莊上，綁在廊柱上。員外掇把椅子坐下，叫人取過一捆荊條來，慢慢的打這廝。那家人提起一根荊條，將牛通腿上打過二三□，又換過一個來打。牛通祇叫：「好打！好打！」接連過了三四個人，打了也有百餘下。牛通大叫起來道：「你們這班狗頭！打得太歲不疼不癢，好不耐煩！」

那牛通的聲音響亮，這一聲喊，早驚動了隔壁一位員外，卻是韓起龍。看官聽了這半日，卻不知這打牛通的員外是誰？原來是起龍的兄弟，叫做韓起鳳。那日起龍正在書房同岳雷閑講，聽得隔壁聲喊，岳雷問道：「隔壁是何人家？為何喧嚷？」韓起龍道：「隔壁就是舍弟起鳳，人見他生得面黑身高，江湖上起他一個諱名，叫做『賽張飛』。不瞞二弟說，我弟兄兩個是水滸寨中百勝將軍韓滔的孫子。當初我祖公公同宋公明受了招安，與朝廷出力，立下多少功勞，不曾受得封賞，反被奸臣害了性命。我父親在宗留守帳下立功，又失機犯罪，幾乎送了性命，幸得恩公救了。所以我兄弟兩個不想功名，祇守這田莊過活，倒也安閑。祇是我那兄弟不守本分，養著一班閑漢，常常惹禍。今日，又不知做甚勾當。二弟請少坐，待愚兄去看來。」岳雷道：「既是令弟，同去何妨？」起龍道：「甚妙！」

二人一同去到隔壁，起鳳見了，慌忙迎下來道：「正待要請哥哥來審這人！不知此位何人？」起龍道：「這是岳元帥的二公子岳雷，快來相見！」起鳳忙道：「不知公子到此，有失迎接。得罪，得罪！」二公子連稱：「不敢！」那牛通綁在柱上，聽見說是岳二公子，便亂喊道：「你可就是岳雷兄弟麼？我乃牛通，是牛皋之子。」岳雷聽了，失驚道：「果是牛哥！卻從何處來？到這裡做甚麼？」牛通道：「我從藕塘關來，奉母親之命，特來尋你的。」韓起鳳聽了，叫聲：「啊呀！不知是牛兄，多多得罪了！」連忙自來解下繩索，取過衣服來，替他穿了。請上廳來，一齊見禮，坐定。起鳳道：「牛兄何不早通姓名，使小弟多多得罪！勿怪，勿怪！」牛通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！但是方纔打得不甚煞癢。」眾人一齊大笑起來。牛通道：「小弟已先到湯陰，見過伯母，故爾追尋到此。既已尋著，不必到寧夏去了，就同俺到藕塘關去罷！」起龍道：「且慢！我已差人往臨安打聽夫人、公子的消息去了，且等他回來，再為商議。」起鳳就吩咐整備筵席，四人直吃到更深方散。牛通就同岳雷在韓家莊住下，過了數日，無話。

這一日，正同在後堂閑談，莊丁進來報說：「關帝廟的住持，要見員外。」員外道：「請他進來。」莊丁出去不多時，領了一個和尚來到堂前。眾人俱見了禮，坐定，和尚道：「貧僧此來，非為別事，這關帝廟原是清靜道場，蒙員外護法，近來□分興旺。不意半月前，地方上一眾遊手好閑之人，接一位教師住在廟中，教的許多徒弟，終日使槍弄棍，吵鬧不堪。恐日後弄出事來，帶累貧僧。貧僧是個弱門，又不敢得罪他，為此特來求二位員外，設個計策打發他去了，免得是非。」員外道：「這個鎮上有我們在此，那個敢胡為？師父先請回去，我們隨後就來。」和尚作謝，別了先去。起龍便對起鳳道：「兄弟，我同你去看看是何等人！他好好去了便罷，若不然，就打他個下馬威。」牛通道：「也帶挈我去看看。」起龍道：「這個何妨。」岳雷道：「小弟也一同去走走。」起鳳道：「更妙，更妙！」四個人高高興興，帶了七八個有力的莊客，出了莊門，徑直到關帝廟來。

眾人進廟來，不見甚麼，一直到大殿上，也無動靜。再走到後殿一望，祇見一個人坐在上面，生得面如紙灰，赤髮黃鬚，身長九尺，巨眼獠牙。兩邊站著二三□個，卻都是從他學習武藝的了。起龍叫莊丁且在大殿上伺候，自己卻同三個弟兄走進後殿來。

那些徒弟們都有認得韓員外的，走去悄悄的向教師耳邊說了幾句，那教師跳下座來說道：「小可至此行教半個多月，這個有名的七寶鎮上，卻未曾遇見有個本事的好漢。若有不懼的，可上來見個高下。」韓起龍走一步道：「小弟特來請教。」說未畢，牛通便喊道：「讓我來打倒這廝。」就把衣裳脫下，上前就要動手。那教師道：「且慢！既要比武，還是長拳，還是短拳？」牛通道：「甚麼長拳短拳，祇要打得贏就是。」搶上來，就是一拳。那教師側身一閃，把牛通左手一扯。牛通仆地一跤便倒，連忙爬起來，睜著眼道：「我不曾防備，這個不算。」搶將去，又是一拳。那教師使個「獅子大翻身」，將兩手在牛通肩背上一擦。牛通站不住，一個獨躄，又跌倒在地下。那教師道：「你們會武藝的怎不上來，叫這樣莽漢子來吃跌？」

岳雷大怒，就脫下上蓋衣服，走上前來道：「小弟來了。」教師道：「甚好。」就擺開門戶，使個「金雞獨立」。岳雷就使個「大鵬展翅」。來來往往，走了半日。岳二爺見他來得兇，便往外收步，那教師直一步趕上。岳雷回轉身，將右手攔了他的雙手，那左手向前心一擦。那教師吃了一驚，連忙側身躲過，喝住：「住手！這是『岳家拳』，你是何人？那裡學得來？乞道姓名！」韓起龍道：「教師既識得『岳家拳』，決非庸流之輩，此地亦非說話之所，請同到小莊細談何如？」教師道：「正要拜識，祇是輕造不當！」員外道：「好說。」旁邊眾徒弟一齊道：「這位韓員外極是好客的！師父正好去請教請教，小徒輩暫別。」俱各自散去。

於是員外等一共五個人，帶了莊丁出了廟門，轉彎抹角，到了韓家莊。進入大廳上，各各行禮坐定。岳雷先開口道：「請問教師尊姓大名？何以曉得『岳家拳頭』？」教師道：「不瞞兄長說，先祖是東京留守宗澤，家父是寧夏留守宗方，小弟叫做宗良。因我臉色生得淡黑，江湖上都叫小弟做『鬼臉太爺』。我家與岳家三代世交，岳元帥常與家父講論拳法，故此識得這『黑虎偷心』是岳家拳法。目下老父打聽得岳老伯被奸臣陷害，叫小弟到湯陰探聽。不料岳氏一門俱已拿捉進京，祇走了一位二公子，現在限期緝獲。故此小弟各處尋訪，要同他到寧夏去。祇因盤纏用盡，故此在這廟中教幾個徒弟，覓些盤纏，以便前去尋訪。不想得遇列位，乞道尊姓大名！」岳雷道：「兄既是宗留守的公子，請少坐，待小弟取了書來。」岳雷起身進去。這裡四人各通姓名。岳雷已取了書出來，遞與宗良，宗良接書觀看，大喜道：「原來就是岳家二弟！愚兄各處訪問，不意在此相會！正叫做有意種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既已天幸相遇，便請二弟同回寧夏，以免老父懸望。」牛通道：「我也是來尋二弟的，難道藕塘關近些不走，反走遠路，到你寧夏去麼？」起龍道：「二位老弟休要爭論！且同住在此，待我的家人探了，臨安實信回來，再議也未遲。」三人俱說是：「有理。」韓起龍就差人到廟中去，取了宗公子的行李來，一面排下酒席，五人坐下，敘談心曲。直飲到月轉花梢，方各安歇，不表。

再說臨安大理寺獄官倪完，自從岳爺歸天後，心中好生慘切。過了新年，悄悄收拾行李，帶了家小，逃出了臨安，竟望朱仙鎮而來。不止一日，到了朱仙鎮上，將家小安置在客寓內。自己拿著岳元帥的遺書，走到營門，對傳宣官道：「相煩通報，說岳元帥有書投上。」傳宣官即忙進帳稟知。施全道：「快著他進來。」傳宣官出來道：「投書人呢？老爺喚你進去。」倪完跟傳宣官進來，到帳前跪下，將書呈上。施全接書，拆開觀看畢，大哭道：「牛兄不好了！元帥與公子、張將軍三人俱被秦檜陷害，死於獄中了！」牛皋聽了，大叫起來道：「把這下書人綁去砍了！」嚇得倪完連聲叫屈。施全連忙止住道：「這是元帥的恩公，為何反要殺他起來？」牛皋道：「我祇道是奸臣叫他來下書，不知道是元帥的恩人，得罪了！得罪了！」施全又問倪完道：「元帥怎生被奸臣陷害的？」倪完將往事一五一□，細細直說到□二月二□九日屈死在風波亭上。施全、牛皋並眾兵將等一齊痛哭，聲震山岳。施全叫左右取過五百兩銀子，送與倪完。倪完再三推辭，施全再三相送。倪完祇得收了，拜謝出營，到寓中取家小，自回家鄉去了，不提。

且說牛皋對眾兄弟道：「大哥被奸臣陷害，我等殺上臨安，拿住奸賊，碎屍萬段，與大哥報仇！」眾人齊聲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」當時吩咐連夜趕造白盔白甲。不數日造完。眾將帶領兵卒，三聲炮響，浩浩蕩蕩，殺奔臨安而來。朱仙鎮上眾百姓聞知岳元帥被害，哭聲震野，如喪考妣一般，莫不攜酒載肉，一路犒軍，人人切齒，個個咬牙，俱要替岳爺報仇。

大兵不日行至大江，取齊船隻，眾兵將一齊下船渡江。這一日，真正風清日朗，兵船方至江心，忽然狂風大作，雲霧迷漫。空

中現出兩面繡旗，上有「精忠報國」四個大字。但見岳翁站立雲端，左首岳雲，有首張憲。眾人見了，個個在船頭上哭拜道：「哥哥陰靈不遠，兄弟們今日與哥哥報仇雪恨，望哥哥保佑！」岳翁在雲端內把手數搖，這是叫施全回兵，不許報仇之意。那牛皋令速速開船，眾兵卒將船搖動。祇見岳翁怒容滿面，將袍袖一拂，頓時白浪滔天，連翻三四隻兵船，餘船不能前進。余化龍大叫道：「大哥不許小弟們報仇，何顏立於人世！」大吼一聲，拔出寶劍，自刎而亡。何元慶也叫一聲：「余兄既去，小弟也來了！」舉起銀錘，向自己頭上撲的一聲，將頭顱打碎歸天去了。牛皋見二人自盡，大哭一場，望著長江裡撲通的一聲響，跳下去了。眾兵將道：「元帥既不許我等報仇，可將兵船回岸，一齊回鄉去罷。」此時便把風篷掉轉來，把船攏了岸，大眾紛紛的散去。

祇剩了施全、張顯、王貴、趙雲、梁興、周青、吉青七個人，還有三千八百個長勝軍不動。施全道：「你們為何不散？」眾兵士道：「我等受大老爺莫大之恩，難以拋撒。目今雖遭陷害，我們想那奸臣少不得有個敗壞之日，那時我們得到大老爺墳墓之前拜奠拜奠，也見我等一點真心。如今情願跟隨眾位將軍做些事業，所以不散。」施全道：「祇是我等無處安身，怎生是好？」吉青道：「不如依舊往太行山去駐紮，差人探聽夫人、娘兒們消息，再圖報仇何如？」眾英雄齊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七位英雄帶領三千八百長勝軍，竟奔太行山而去。有詩曰：

死生天賦忠貞性，不讓田橫五百人。當時羞殺秦長腳，身在南朝心在金。

再說牛皋跳下長江，隨著波浪滾去，性命將危。忽然一陣狂風大浪，將牛皋刮在一個山腳之下，耳中聽得叫道：「牛皋醒來！」牛皋悠悠的醒轉，吐了幾口白沫。開眼看時，卻原來是鮑方老祖，背後一個小道童，手中拿著一套乾衣。牛皋見是老祖，慌忙跪下磕頭，老祖道：「牛皋，你的祿壽還未應絕，快把乾衣換了。」牛皋痛哭道：「弟子雖蒙師父救了性命，祇是我報大哥之仇，有何顏面立於人世！」老祖道：「岳飛被害，自有一段因果，後來自有封贈，奸臣不久將敗。你也不必過傷，可速往太行山去！有施全等在彼，你可去同他們暫為目前之計。日後尚要與朝廷出力，不可忘了！」說罷，一陣清風，倏然不見。牛皋祇得將乾衣換了，尋路往太行山去，不表。

再說馮忠、馮孝，解了岳家家屬，到了臨安，安頓驛中，即來報知秦檜。秦檜假傳一道旨意出來，把岳家一門人口一齊拿往西郊處斬。其時韓元帥正同了夫人梁紅玉進京，朝見了高宗，尚未回鎮。家將來報知引事，梁夫人就請韓元帥速去阻住假旨，校尉不許動手。自己忙忙的披掛上馬，帶領了二口名女將跟隨，一直竟至相府，不等通報，直至大堂下馬。守門官見來得兇，慌忙通報。王氏出來接進私衙，見禮坐下。梁夫人道：「快請丞相相見，本帥有話問他！」王氏見梁夫人怒容滿面，披掛而來，諒來有些兒尷尬，假意問道：「夫君奉旨進宮去，尚未回來。不知夫人有何見教？」梁夫人道：「非為別事，祇因岳元帥一事，人人生憤，個個不平。聞得今日又要將他家屬斬首，所以本帥親自前來，同丞相進宮去，與聖上講話。」王氏道：「我家相公正為著此事，入宮保奏去了，諒就就回，請夫人少待片時。」一面吩咐丫鬟送上茶來，一面暗暗叫女使，到書房去通知秦檜，叫他祇可如此如此。秦檜也懼怕梁夫人，祇得連忙收轉刑聖旨，假意打從外邊進來，見了梁夫人。

梁夫人大怒道：「秦丞相！你將『莫須有』三字，屈殺了岳家父子三人還自不甘，又要把他一家斬首，是何緣故？本帥與你到聖上面前講講去。」秦檜連忙陪笑道：「夫人請息怒！聖上傳旨，要斬岳氏一門。下官連忙入朝，在聖上面前再三保奏，方蒙聖恩免死，流發雲南為民了。」梁夫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倒虧你了。」也不作別，竟在大堂上了馬，一直出府去了。這就是：從空伸出拿雲手，救拔天羅地網人。

秦檜心中方把這塊石頭放下。王氏道：「相公，難道真個把岳家一門都免死了麼？倘他們後來報仇，怎麼處！」秦檜道：「這梁紅玉是個女中豪傑，再也惹他不得。倘若行兇起來，我兩人的性命先不保了！我如今將機就計，將他們充發雲南，我祇消寫一封書來送與柴王，就在那邊把他一門盡行結果，有何難哉！」王氏贊道：「相公此計甚妙！」不言夫妻計定。

卻說梁夫人出了相府，來至驛中，與岳夫人見禮坐下，敘了一會寒溫。梁夫人道：「秦賊欲害夫人一門性命，賤妾得知，到奸賊府中要扭他去面聖，所以免死，發在雲南安置。夫人且請安心住下，待妾明日進朝見駕，一定保留不去。」岳夫人聽了，慌忙拜謝道：「多感夫人盛情！但先夫、小兒既已盡忠報國，妾又安敢違抗聖旨？況奸臣在朝，終生他變，不如遠去，再圖別計。但有一件大事，要求夫人保留妾等耽延一月，然後起身，乃莫大之恩也！」梁夫人道：「卻為何事？」厲夫人道：「別無牽掛，祇是先夫小兒輩既已身亡，不知屍骨在於何處？欲待尋著了安葬入土，方得如願。」梁夫人道：「這個不難！待妾在此相伴夫人住在驛中，解差也不敢來催促起身。元帥歸天，乃是臘月除夕之事，所以無人知道。不如寫一招紙貼在驛門首，如有人知得屍首下落前來報信者，謝銀一百兩；收藏者，謝銀三百兩。出了賞格，必有下落。」岳夫人道：「如此也好，但是屈了夫人，如何做得！」梁夫人道：「這又何妨？」隨即寫了招紙，叫人貼了。梁夫人當夜就陪伴岳夫人歇在驛中。說得投機，兩個就結為姊妹，梁夫人年長為姊，岳夫人為妹。

過得一夜，那王能、李直已寫了一張，貼在招紙旁邊。早有驛卒出來開門，見了就來與岳夫人討賞，說：「元帥屍首在螺螄殼內。」岳夫人道：「這狗才！大老爺的屍首既是你藏過，就該早說，為何遲延？」驛卒道：「不是小人藏的。小人適纔開門，看見門上貼著一張報條，所以曉得。小人揭得在此，請夫人觀看。」夫人接來一看，祇見上面寫著：「欲覓忠臣骨，螺螄殼內尋。」夫人流淚道：「我先夫為國為民，死後還有人來嘲笑。」梁夫人道：「報條上寫得明白，決非奸人嘲笑，必是仗義之人見元帥盡忠，故將屍骨藏在甚麼螺螄殼內，賢妹可差人尋訪尋訪。」

岳夫人即差岳安等四處去查問。有一個老者道：「西湖上螺螄殼堆積如山，須往那裡去看。」岳安回來稟知岳夫人。梁夫人道：「我同賢妹去看，或者在內，亦未可知。」岳夫人道：「祇是有勞姐姐不當。」遂一同上馬，帶領一眾家人出城，來到西湖上，果然有一處堆積著許多螺螄殼。即令家人耙開來看，祇見有一口棺木在內。岳安上前看時，但見村頭上寫著「濠梁總兵張保公柩」。岳夫人道：「既有了張保的棺木，大老爺三人也必在內了。」叫眾家丁再耙。眾家丁一齊動手，霎時間將螺螄殼盡行耙開，果然露出三口棺木，俱有記號。遂連忙僱人搭起篷來，擺下祭禮，合家痛哭！後人有詩吊之曰：

無辜父子抱奇冤，飄零母女淚如泉。堪憐大夢歸蝴蝶，忍聽啼魂泣杜鵑！

奠祭已畢。那銀瓶小姐想道：「我是個女兒，不能為父兄報仇，在世何為？千休萬休，不如死休！」回頭見路旁有一口大井，遂走至井邊，涌身一跳。夫人聽得聲響，回轉頭來見了，忙叫家人搭救起來，已氣絕了。

真個是：斷送落花三月雨，摧殘楊柳九秋霜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